

笔记小说精品丛书

测鬼神之情状
发人间之幽微
读狐魅之故事
梦幻之「围城」

萤窗异草



〔清〕长白浩歌子著·陈果标点

笔记小说精品丛书

萤窗异草

〔清〕长白浩歌子著

陈果标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萤窗异草/(清)长白浩歌子著.—2版.—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5

(笔记小说精品丛书)

ISBN 7-5366-3133-2

I. 萤… II. 长… III. 笔记小说—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6757号

[清]长白浩歌子 著 陈果 标点

▲ 萤 窗 异 草

(笔记小说精品丛书)

责任编辑 陈 慧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刘忠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45千 插页 2
1996年2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2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ISBN 7-5366-3133-2/1·566

定价:27.80元

前 言

《萤窗异草》3编12卷共138篇，署名清代长白浩歌子撰。长白浩歌子，生卒年岁及生平事迹均不详。有说即是尹庆兰，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即署尹似村著。

尹庆兰，字似村，满洲镶黄旗人，生于1735年左右，卒于1788年。祖父尹泰，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官，官至东阁大学士。父尹继善，雍正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尹似村生在这样一个官宦世家，书香门弟，自幼儒雅风流，聪明过人，读书破万。但他仅在1747年12岁时参加过科考，是试由清高宗乾隆皇帝亲自监试，而尹似村独蒙钦取，被时人誉为“殿试秀才”。然仅此而已，尹似村再未涉足科举，一生也未做过官，他大半生都是跟随父兄转任大江南北帮办家务。父兄过世后，尹似村过着家居生活，终老林下。

尹似村工诗，颇负文名，与当时著名文学家袁枚、蒋士铨交善。《萤窗异草》刊本署称“长白浩歌子著，武林随园老人评”，似有来历，并非无由附会。但也有人认为长白浩歌子系尹似村之说

不足凭信，并从《萤窗异草》中举出一些例证来质疑。对此，不一一举述。但我倾向于长白浩歌子即是尹似村。当然，长白浩歌子的真名实姓及生平情况，尚待继续考证来证实。

《萤窗异草》是继《聊斋》后又一具有巨大成就和影响的文言笔记小说。长白浩歌子生活的年代稍晚于蒲松龄，其创作动因和手法颇似《聊斋》，如蒲松龄在《聊斋》中自号为“异史氏”点评其文其事，而长白浩歌子则以“外史氏”仿效之。在篇目上《萤窗异草》不仅内容上直接承袭《聊斋》，而且更以《聊斋》的续篇自任，如《聊斋》有“五通”、“念秧”等篇，《萤窗异草》则有“续五通”、“续念秧”，此类篇目达十数篇之多。由此可见，《萤窗异草》从内容和形式上都紧步《聊斋》的后尘。

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着力于搜奇猎异，是当时崇尚清谈说玄的社会风气中的一个重要话题。魏晋六朝的谈玄之风的主旨在于远离社会现实，有避祸保身之意。当时之文人多饮酒服丹，把人文知识分子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曲折地寄托在对神奇怪异的追求上，晦涩地表现出文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与反抗。魏晋六朝志怪小说和社会保持着较远的距离，虽然在文学的想像力方面有着较大的发展，但毕竟是就志怪在谈志怪，人神世界截然分明。而蒲松龄的《聊斋》跟魏晋志怪小说相比，在“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的形式上是一致的。但蒲松龄更着眼于现实人生，在牛鬼蛇神亦幻亦真的故事中，大量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把现实社会和鬼神世界融为一体，借鬼神狐仙来发泄自己的“孤愤”之情。

《萤窗异草》在故事的社会内容及创作主旨的整体上是承继了《聊斋》的传统，并在承先启后上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由于蒲松龄和长白浩歌子在出身、经历和境遇上有很大不同，在作品的思想内涵的深刻性上是有区别的。蒲松龄 18 岁应童子试后，一直困于场屋，43 岁方得补廩膳生，年 72 方成岁贡生。“落拓功名五十秋，

萤窗异草·前言

不成一事雪盈头。”大半年精力空耗在科举场上，最后以私塾先生而终。功业未成，位卑家贫，过着“终岁不知肉味”，“十年贫病出无驴”的艰难日子。蒲松龄著《聊斋》，与其说是兴趣所在，不如说是八股文做得不得意，借题向社会发牢骚，向鬼神世界寻求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不的慰藉，以排遣心中之郁闷。尹似村对功名似乎超脱些，12岁应童子试后，再也没有下过场，最后终老林泉，过着闲适的家居生活，故其写作《萤窗异草》多是兴趣使然。所以，《聊斋》中多含峻烈之气，不平之情溢于言表，而《萤窗异草》的自娱成分居多。当然，二人都长期生活在底层，对社会现实有较清醒的认识，作品从思想价值观念和艺术欣赏情趣都有着很大的一致性。

《萤窗异草》记叙的多是明末清初的异闻奇事。作品很广阔地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状况，许多篇章对社会黑暗有一定程度的揭露。如《钟鼎》中，叙述严嵩父子擅权，陷害异己，暴露了权奸的残暴和官场的险恶。《秦吉了》中，一婢女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毒打，“主亦不待其死，生纳诸棺”，残酷程度骇人听闻。《訾氏》、《奇遇》反映了连年战乱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记述“大兵初定新疆”之后是“城郭而外无居民”，触目仅“荒榛断梗”而已。《苦节》、《毒饼》、《陆厨》写官吏草菅人命，冤屈者无处申诉，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黑暗。《固安尼》、《崔十三》、《子都》、《杜一鸣》、《黄灏》等篇记叙了社会上下腐化淫佚，活画出封建社会末期病入膏肓的畸形世态。在《苦节》、《守一女》等篇中，也触及到封建礼教吞噬妇女的社会问题。

《萤窗异草》的故事绝大多数都涉及到狐仙鬼怪。这些神狐鬼怪虽是异类，思想感情却和常人接近，甚至比现实中的人更通情理。它们虽有超自然的力量，但却始终服从当时社会的法则，可以

笔记精品小说丛书

说是人间喜剧的幻觉延伸。和《聊斋》相比，神狐鬼怪在书中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聊斋》中的异类形象多是主角，且主宰着故事情节发展的方向，颇具个性，而《萤窗异草》里则多系配角，仅代表一种超自然力量来帮助才子佳人去实现大团圆的结局。因而故事的寓意《聊斋》显得深刻，而《萤窗异草》则更合乎伦理道德的规范。

《萤窗异草》的故事内容多涉及男女风情，其中大多数作品表现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合理愿望。如《绿绮》、《桃花女子》、《拾翠》、《袅烟》等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有一定反抗意识，敢于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对封建礼教设下的男女大防颇不以为然的离经叛道者。这些艺术形象和作者对此持的宽容态度在那个时代显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和《聊斋》相比，《萤窗异草》更多一些文人的书卷气，语言典雅，行文细腻，故事的章法结构变化多姿，突破了笔记小说平铺直叙、生涩干枯的旧例。作品在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虽不及《聊斋》尖锐深刻，但却在另一种平和的心态下，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态，呈现出了许许多多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为读者和民俗学家提供了难得的研究当时社会的形象资料。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除一些明显刊校错误外，一般未作改动，对其中一些篇章夹杂着迷信和落后的色彩，尤其是因果报应的宿命论和人生无常的颓废思想，相信读者不难识别和抵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全书标校错误必多，敬请读者赐正。

陈 果

1994年11月

目 录

- 前 言 (1)
- 初编序 (1)
- 卷 一**
- 天宝遗迹 (5)
- 卜大功 (7)
- 金 娘子 (11)
- 王镜夫人 (15)
- 贾女 (19)
- 桃花女子 (22)
- 红鞋 (24)
- 毒饼 (25)
- 翠衣国 (26)
- 痴婿 (29)
- 犬婿 (31)
- 田凤翘 (33)
- 刘天锡 (37)
- 卷 二**
- 桃叶仙 (43)
- 冯埠 (46)
- 昔昔措措 (50)
- 温玉 (54)
- 睡姬 (60)
- 张仙 (62)
- 守一女 (63)
- 柳青卿 (64)
- 珊珊 (68)
- 白衣庵 (71)
- 卷 三**
- 魂灵 (78)
- 妒祸 (79)

笔记精品小说丛书

- | | | | |
|------------------|-------|------------|-------|
| 李念三 | (80) | 紫玉 | (141) |
| 訾氏 | (83) | 古冢狐 | (144) |
| 假鬼 | (84) | 崔十三 | (145) |
| 银针 | (86) | 白云叟 | (151) |
| 臆殃 | (88) | 辽东客 | (155) |
| 落花岛 | (89) | 弱翠 | (157) |
| 货郎 | (92) | 考勘司 | (160) |
| 化豕 | (94) | 杜一鸣 | (162) |
| 缝裳女 | (95) | 酒狂 | (167) |
| 火龙 | (96) | | |
| 青眉 | (97) | 卷 二 | |
| 王秋泉 | (104) | 祝天翁 | (170) |
| 卷 四 | | 畅生 | (173) |
| 胎异 | (105) | 镜中姬 | (176) |
| 夏姬 | (106) | 程黑二 | (177) |
| 郎十八 | (110) | 拾翠 | (180) |
| 三生梦 | (115) | 小珍珠 | (185) |
| 固安尼 | (118) | 尸变 | (188) |
| 无常鬼 | (121) | 黄颞 | (190) |
| 苏绪 | (121) | 徐小三 | (193) |
| 卫美人 | (123) | 花异 | (197) |
| 苦节 | (123) | 鬼书生 | (198) |
| 狐姬 | (129) | 于成璧 | (201) |
| | | 卷 三 | |
| | | 绿绮 | (206) |
| 二编序 | (133) | 痴狐 | (209) |
| 卷 一 | | 灯下美人 | (212) |
| 潇湘公主 | (135) | 梁少梅 | (214) |

萤窗异草·目录

定州狄····· (218)
仵仵····· (221)
仙寿····· (226)
陆厨····· (229)
艳梅····· (232)

卷 四

袞烟····· (241)
镜儿····· (244)
翠微娘子····· (250)
徐之璧····· (257)
女南柯····· (260)
子都····· (266)
大同妓····· (268)
琥国大人····· (269)
姜千里····· (271)
画廊····· (277)
窃妻····· (279)

三编序····· (283)

卷 一

唐城障····· (285)
智媪····· (287)
挑绣····· (289)
田一桂····· (294)
沈阳女子····· (300)
晋阳生····· (302)
春云····· (307)

折狄····· (313)
隔江楼····· (316)
谈《易》狐····· (317)
田再春····· (318)

卷 二

宜织····· (323)
遗钩····· (331)
奇遇····· (333)
绣舂····· (334)
輿中人····· (335)
庞眉叟····· (338)
诗妖····· (342)
变鬼····· (344)
续念秧····· (346)
生生袋····· (352)
窥井····· (352)
巨蝎····· (353)
梅异····· (354)
童之杰····· (357)

卷 三

杨秋娥····· (361)
笑案····· (367)
戏言····· (369)
销魂狄····· (370)
讼疫····· (376)
秦吉了····· (377)
龙阳君····· (380)

笔记精品小说丛书

苑公	(383)	阿玉	(402)
银箏	(384)	斗蟋蟀	(405)
董义遇	(387)	狐判官	(408)
马元芳	(391)	钟鼎	(409)
瓢下贼	(392)	鬼无颜	(416)
卷 四		秋露纤云	(417)
蛇媒	(395)	萧翠楼	(423)
续五通	(396)	卢京	(426)
玉洞珠经	(401)	苏瑁	(428)

初 编

初编序

稗官有三：一说部，一院本，一杂记。而杂记又有二种，大儒之语录不与焉。其搜求典故，博览载籍，引古证今，发为伟论，非第为诗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尚矣。其记载时事，传述闻见，舒广长之舌，斗雕镂之心，说鬼搜神，事不必问其虚实，探蹟索隐，文不嫌夫诡奇，仰《齐谐》为谭宗，慕《虞初》而志续，如杜甫之寄托风情，李伯时摹绘玩具，亦足以消长日，却睡魔，固为失雅人深致矣。世俗陋儒，胸无墨藩，动谓立言务黜浮华，以为补救人心，挽回风气起见，则六经廿二史，圣贤遗训，班班可考，又何必如许迂腐陈言，狗尾续貂耶！客有以《萤窗异草》抄本三册见示，款署长白浩歌子，未悉为何时人，或称为尹六公子所著。顾随园老人评语，的系附会。其书大旨酷摹《聊斋》，新颖处騷騷乎升堂入室。虽有类小说家言，弗足为文人典要，而以之消长夏，却睡魔，固无可也，贤于近时所刻见闻随笔远矣。尊闻阁主人仿聚珍版印刷行世，问序于余，爰作质直语告之。呜呼！凡人有心作有关系文字，转不若里巷歌谣，足以启发心思，耐人寻味也。斯言惟具性灵

笔记精品小说丛书

者，乃可与共印证耳。」

光绪三十一年暮春梅鹤山人序于海上鷓鴣一枝轩

卷一

天宝遗迹

骊山之阴有石洞，其额曰“天宝遗迹”，以石为扉，坚不可破，人亦莫知其所有。故明正统年间，门忽自裂，宽仅尺许，有乌菟者见之，归以语其乡人刘瑞五，已则惴惴焉未敢入也。瑞五幼读书，性豪纵，有古侠士风，闻之，欣然欲往。乃约里中喜事而好奇兼饶胆识者，共得五人，携酒食猎具而行。至则山径崎岖，荆榛塞路。攀附而后上，及见洞口，白石磷磷然，滑腻光泽如有人经行者，心窃异之。又行里许，始达其穴。由隙而窥之，其中窈杳而深黑，都无所睹。怯者即欲言旋，其勇怯半者亦未敢言入，独瑞五奋臂大呼曰：“不探此奇，归有何趣？”乃篝火燃炬，踊跃以前，遂先入。继之者又仅得三人。

初入，差可駢肩。渐深而能容驷马，两旁皆石壁，洁白晶莹。以火烛之，仿佛如有绘画，瑞五顾谓众曰：“境殊不恶，何怯为？”益深入之，穷其奇。曲折数武，便得一门，其屏以青玉为之，隶书数行，墨迹犹新。众以炬照而读之，其略曰：“朕与妃子，每遇盛暑，避热此间，共享洞天之福，于兹五年矣。风流潇洒，不啻神

仙，汉武白云乡，遂非所羨。但恐千秋万岁后，罕有知吾两人相得之欢者，爰命良工置石像于内，以流传不朽；间与妃子流览其中，不禁相视而笑，几忘其身之匪石也。”末署“天宝十年秋七月御笔”。始知为明皇所书。

及转屏后，大可数十楹，中置宝座，仅虚位，尚无他奇。左为晓妆阁，一石美人挽发对镜，倦态堪怜。旁二宫娥，一捧节民匣器，侧立而欲前；一代妃捧发，跪而持之，貌甚恭谨。妃首微回，似有所语，眉目皆入画。妃后立一人，唐巾便衣，髭髯微捋，则开元皇帝像也。情形态度，宛然相亲。众览之，无不欣欣欲笑。其右为浴池，以绿玉为水，波纹荡漾如活。旁立二人，执巾捧帔，眉睫间微含笑意。帝与妃皆以白玉为体。帝白身游戏水中，仅没其脐下。坐而侧首，以目招妃，状似欲言而匿笑。妃坐小石床，亦裸其上衣，酥乳轻圆，麝脐微露，无不历历可见。然而黛低云偏，容如腩腆，且以纤手扞绣带，一似欲解而不胜其羞者。由裳而下双弯则已尽赤矣。瑞五与众孜孜谛视，方将深探其秘，而举手遥睇，帷幕俨然。

俄闻大声发于其内，如崩石，且冷气砭人，肌皆生粟。遂股栗欲返，虽瑞五之豪迈，亦慄乎不可独留。比出洞门，三人中已仆其二，面色青碧，口皆流涎，状如中毒。乃大惊，扶掖下岭，踉跄而归，至夜俱暴卒。家人罔知其由，遂涉官讼鞠，瑞五具陈本末。命吏验之，信然。乃薄责而遣之。因以泥封其洞，且凿其额，以灭其迹。然在樵夫牧竖，犹能识之。洎乎天启末年，雷震其穴，乱石嵯峨，已渺然不知其处。

外史氏曰：余尝怪明皇为一代风流帝王，骊宫之造，选胜搜奇，岂无雪洞云迁之兴，而仅以土木侈其观？且阿球素丰于肌，性必畏暑，又岂无清凉世界，以安此弱质哉？及闻此事于瑞五后裔，虽荒诞不经，而未始不可以补开元遗事。故存其异而录之，以俟世